

琴台
客來
潘國森

筆者現時跟香港大學的關係，就只剩馮平山圖書館了。那是大學本部圖書館收藏中文書的樓層，至於馮平山圖書館的原址已改為博物館。

那天走出圖書館，遇上一位運動型健碩中年男士問路。他們一行共是一家三口，夫婦加一個大男孩。原來男孩要到醫學院赴入學面試，問我怎樣去得到沙宣道。圖書館的所在是薄扶林道大學本部，地理上算是香港島西區，沙宣道卻在瑪麗醫院附近。雖然瑪麗醫院也在薄扶林道旁，但是薄扶林道其實也算很長，那邊算是西區和南區之間。

身為畢業生，有訪客問路，當然義不容辭簡介一兩句。說明這邊是大學本部，醫學院上課和行政的地方則遠在瑪麗醫院那邊。面試找錯了地方，這還得了？豈不要遲到？時下年輕人遇上重要場合「遲大到」，真是見慣了！十多年前，曾跟一位上世紀九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共事。這位大小姐慣常遲到一兩個小時，難得大老闆「包容」，畢竟不算是商業機構，且員工甚少，可以通融。但也真是咄咄怪事了！

記得在世紀初、千禧年以後不久，發生了一起大學畢業生「遲大到」的鬧劇。話說香港著名工業家蔣震先生屬下的機構舉辦了大學工科生的比賽，辦了一個盛大的頒獎典禮，得獎都是能夠學以致用的工科畢業生。豈料頒獎日卻有好幾位得獎者「遲大到」，總有一兩個小時以上才施施然到達！蔣老先生非常生氣，說就算由台灣過來也到了！於是頒獎和合照一律取消，派一位屬下把獎品交給得獎者了結。看來這幾位學業成績不俗的

大學入學面試

年輕人必會因為遲到的陋習而失去了許多發展的機會。

筆者由大學圖書館新門口對開的行人道，指引他們一家三口到東閣附近的巴士站候車。全程只有這位「二十四孝」爸爸與我交談了幾句。原來報考醫學院的小男孩已來過大學本部面試，今回は到醫學院的面試。「老爸」真是「諸葛一生唯謹慎」，這回是早一天來探路！看那男孩，仍是在看智能手機的地圖軟件找沙宣道，也沒有怎樣理會我，更好像事不關己，沒有走近來也聽聽我在說些什麼。

便發奇想，這男孩經此一事，會不會多長一智？以後在日常生活的細節對其令尊另眼相看？若是明天面試正日才知道摸錯門口，豈不要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蟥？看來，此君與父母的關係有點奇怪。他肯與家長同來算是能夠順從父母，那麼會不會是父親堅持探路，才會兩夫妻把寶貝兒子押來？二十一世紀會用智能手機的青年，要來香港大學面試，居然可以分不清靠近瑪麗醫院的沙宣道醫學院，跟大學本部有一段大距離，這就比較糊塗了！與那位父親聊幾句，他說及步行過去沙宣道。我笑說烈日當空，走到過去，人恐怕要暈倒，因為此間不容易找到士，還是乘搭巴士最好。至於什麼「因利成便，到瑪麗醫院急症室」之類的調侃佻皮話，就大可不必說了！

聽說近年許多大學畢業生求職時的面試也帶同家長，那麼陪同面試就是「小菜一碟」了！醫學院畢業生求職面試該不必帶同家長了吧？

祝這位小朋友好運，日後成為一位良醫！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香港的魔海奇緣

最近在飛機上看了迪士尼的卡通片《Moana》，香港名為《魔海奇緣》，內地譯名是《海洋奇緣》。

故事背景是南太平洋一個島嶼，內容講述酋長女兒為了愛和保護自己的島嶼，冒險去交還一顆失落了的心。相信很多小朋友都看過，這電影卻讓我想起香港這小島，同樣是失落了一顆心，望港人不分年齡和背景，尤其是議員、政客都應該去看這電影，細味當中的對白，看看自己對香港的心有否失掉，而沒了心會是什麼模樣。

Moana（慕安娜）是酋長的獨生女。傳說天地初開大地一片汪洋，海洋之母「塔菲緹」來到人間後，創造了萬物，讓世界充滿幸福。但有人利用半神半人茂宜去偷取塔菲緹的心，妄想獲得創造萬物的力量。

塔菲緹被偷心後，開始瓦解並釋放出可怕的黑暗。茂宜與惡魔作戰時心跌進了大海。過了一千年也無人尋獲那顆心，可怕的黑暗四處擴散，使一座座島嶼逐漸枯竭。上天把那顆心交給慕安娜，要她去交還塔菲緹。為了

救回自己的島，慕安娜找着茂宜，穿過汪洋巨浪，尋獲因為沒有了心而變成烈火惡魔的塔菲緹，當她擁有了自己的心，變回和平安詳的海洋女神，世界也因而獲救。

香港這小島上，有些人製造不安寧，沒想過去愛自己的島，他們就像沒了心的塔菲緹，把可怕的黑暗擴散，讓香港的安寧受到威脅。本來可以創造萬物的神，沒有了心也成了只會噴火的惡魔，在議事堂上就有着這些影子。

有些人以為自己是神可以拯救香港，其實是在被人利用，就像半神半人茂宜一樣。年輕的慕安娜為了愛自己的島嶼和族人，不畏萬難，把那顆心交還給塔菲緹。香港有很多愛港愛國的有心人，只欠失落了心的一群是否願意取回自己的心。



■《魔海奇緣》海報。 作者提供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領錢」不能忘

不久前發生在北京鳥巢的一場「領錢」騙局，小狸記憶猶新，不知您是否已然忘記？4月24日，北京鳥巢忽然湧來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當中以中老年人為主，人人拿着手機不斷翻看，時而三五成群竊竊私語作神秘狀。其實，他們都是來「領錢」的。

事情發端於4月20日，一個名叫陳玉英的天津人在其組織的微信群中「廣而告知」去鳥巢參加「最高解凍委員會」組織的「民族大業國際市場啟動大會」：只需繳納10元的胸牌製作費，且無論乘坐什麼交通工具，國家都會給報銷，還管安排24號的食宿及25日開會時，就在有國內外眾多媒體參加的現場，每人可領5萬元人民幣。

這顯然是一個騙局，但陳某的「廣而告之」竟然獲得9.3萬人的熱情響應，涉案金額高達7.3億元。當然，詐騙團夥及時被抓獲，但已抵達鳥巢來「領錢」的受騙者們就是不相信。他們魅惑於「領錢群」裡那些「像模像樣」的電子文檔、MP3講課錄音，以及PS的「國家領導人」主持善款發放會議的照片，和「真實的」國務院等紛紛質疑：「這是假的嗎？」

據悉，陳玉英們是以「慈善富民」與「民族大業」為藍本，編造出「三民團」、「慈善富民大會」、「梅花協會」甚至「亞投行」等各種名目，先後向受害者收取各種手續費。她們樂此不疲，受害者們卻也執迷不悟。這個事件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情節。其實早在4月22日，北京警方即通過「平安北京」官方微博「闢謠」了鳥巢「領錢」一說；4月23日，公安部

通報信息稱，此次「領錢」的詐騙團夥陳玉英等31人已被抓獲。但4月24日，仍有大批「領錢者」蜂擁至鳥巢，民警現場闢謠勸返仍不聽，反過來拉着民警的手情真意切地說「小伙子，這裡水深，你不懂。」很多報道都稱，這些受騙老人中，有不少是子女從去年勸到現在的，但都不管用，老人普遍激烈反抗，有些離家出走，還有些甚至斷絕了父子關係。

關於老年人受騙的社會問題並不是一個新話題，但大多數媒體都熱衷於報道吸引眼球的事件，對箇中原因缺乏深入分析，難得有一些討論，也大多流於老人空閒時間多、分辨力差、又有積蓄容易成為目標等表層原因。但老人受騙，尤其是中國老人出現的群體性、信仰式受騙，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

知乎網友橙子君自創了一個詞叫「按需而騙」，小狸頗為認同。所有的騙局背後，都是騙子精準地把握住了被騙者最缺失、最希望得到的那個點，願望愈強，愈容易中招。套回此案，「慈善」是這場騙局的核詞，而那些所謂「執迷不悟」的老人，當中當然有一部分是因貪心，而也很可能有另一部分只是迫切地願意相信國家要改善他們的養老。畢竟事實擺在那，受騙者中，低收入者居多。

老人受騙，不是一句「人老了容易被騙」就可以解答的。每一個老人被騙都有他自己內心的焦慮、需求和渴望。作為社會，應該給予更細微的人文關懷和更可行的解決方案，給予老年人更大的安全感，这才是避免老年人被騙的根本方法。

發式
生街
商台DJ余宜發

爸爸喜歡爵士音樂

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剛過去，我們經常也忽略了這個節日，畢竟很多人也會覺得跟媽媽慶祝母親節好像比父親節來得理所當然，但對我來說，母親節或父親節同樣重要。

因為自小便離鄉別井到外國求學，跟家人相處的機會很少，印象中除了求學前及他們移民到加拿大的兩三年時間是一起居住之外，便沒有太多時間相聚。所以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能夠賺點錢，然後回到他們的地方一起生活；但這個願望談何容易，在娛樂圈工作，除了努力做好電台工作之外，我們經常說的「外快」也是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包括：「司儀工作、廣告配音、電視主持等等」，但也明白到這是可遇不可求，有時就算用了很多睡覺的時間所換取的工作，但也得來不易，自己亦深信，每一個「外快」的工作機會，也百分百用心地去做。

雖然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跟家人相處，但我一星期也會跟他們透過長途電話傾談大家的近況，就好像我的父親，每次在電話裡的交談內容也離不開他關心我的工作：「最近的外快工作多不多？畀心機努力工作」。

但近期我們多了一個話題，就是談論音樂，我的父親經常會收聽我的電台節目，最近才發現原來他愛上爵士音樂，所以某些日子我的節目主題試着是爵士音樂的晚上，他便很雀躍地

收聽。說到爵士音樂，其實自己在加拿大求學及生活的日子，也漸漸愛上了，應該說，當我準備到外國求學的時候，還在香港的我，家人安排了我跟一位外籍老師面對面學習英語會話，就在那些日子，那位英語老師介紹了我聽很多爵士音樂，特別有一隊爵士樂隊Spyro Gyra，到今天我仍然追隨去收聽他們的精彩音樂。

因為當時有了這個習慣去收聽爵士音樂，所以每逢到唱片舖的時候，也會先到爵士音樂部門看看有什麼值得欣賞的專輯，這已是我多年的習慣，而且每當接觸到這些類型的專輯的時候，自己也十分雀躍，就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忘卻所有煩憂，盡情去享受這種美妙的音樂。所以有時我也會在電台節目跟聽眾分享這些音樂，雖然有很多人害怕或抗拒這種音樂，可能覺得比較複雜，但其實當中也有很多容易令人喜歡的樂章，其實是不難接受的。

但原來發現，我的父親也喜歡上這種類型的音樂，所以我們也多了一些話題，而我的父親更加會到多倫多一些舉辦爵士音樂的場地欣賞音樂會，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像得到的。雖然他在加拿大一個人生活，但能夠在生活上加添這些爵士音樂色彩，這種生活也是不錯吧。

父親節天天也是，大家不妨也去了解你的父親生活日常的喜好，好好地跟他傾談！

「無用」可變，「大用」可期

鍾倩這個名字，常讀香港《文匯報》的讀者大概並不陌生。這位年近「而立」的殘疾姑娘，不但在香港《文匯報》副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在全國多家報刊上也常有新作問世。

尤其她的兩本散文集《含淚的綻放》和《泉畔的眺望》相繼出版後，受到專家和讀者的廣泛好評，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由於成績突出，對社會熱心奉獻，她先後榮獲「中國好人」、「山東好人」、「山東省十佳自強模範」、「濟南市道德模範」等多項榮譽稱號，還被譽為「80後張海迪」、「才華出眾的散文作家」，實乃名副其實的「大用」之材。

然而，許多人也許還不知道，鍾倩身殘在身，從十六歲起就患了有「不死的癌症」之稱的類風濕性關節炎，全身關節變形，生活不能自理，行動失去自由，出門坐輪椅，上床靠人扶……因此在有些人眼中，她曾被視為「無用」之人，是家庭的累贅、社會的包袱，哪會想到她能有今天的成功？

鍾倩的事蹟充分說明，人也好，物也罷，「無用」可變，「大用」可期，「無用」可以變為「大用」。而這種變化，不管對人生還是對社會，都有重要意義。

那麼，如何從「無用」中發現「大用」，讓「無用」成為「大用」呢？這首先需要智慧，能夠目光高遠，見微知著，慧眼識珠。《莊子》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莊子與弟子走到一座山腳下，見有一株大樹，粗百尺，高千丈，長得枝繁葉茂，樹冠如巨傘，能遮蔽十幾畝土地。莊子便問伐木者：「如此一棵大樹，生長了幾千年，怎麼一直無人砍伐呢？」伐木者說：「這何足為奇？此樹的木材太不中用。用來作船，則易沉沒；用來作棺，則屍體易腐；用來作器具，則容易損壞；用來作門窗，則脂液難乾；用來作柱子，則易受蟲蝕。這樣不成材的樹木，一無所用，故能如此長壽。」

聽了這話，莊子對弟子們說：「此樹因不材而得以終其天年，豈不是無用之用，無為而於己有為？樹不成材，方可免禍；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人皆知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正是透過普通的現象，

看清這棵樹有「大用」的本質，從中悟到「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的道理。

「無用」成為「大用」，有時也需要歷史來驗正。著名節目主持人白巖松在《做些無用的事》中講了這樣一件事：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年過七十的畫家黃公望在富春山居住，他花了三四年時間完成了一幅《富春山居圖》。在當時，黃公望與他的畫作，不過是一個看似無用的人做了一件無用的事而已。而當年這幅畫，正是黃公望畫給道友「無用師」的，因此也被人稱作《無用師卷》。然而幾百年過去了，那些一代又一代人做的「有用」的事，都煙消雲散；卻是當年那「無用」的老人，留下的《無用師卷》，反而顯赫起來，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也成為富陽這座小城的象徵和最偉大的記憶，並愈來愈為這座小城帶來更多的輝煌。如此光景，誰能說黃公望和他的《富春山居圖》不是新時代「大用」的符號？

藝術如此，科學也這樣。這方面的「無用」或「大用」，也有個科學認知過程。一些原來被認為「無用」的研究成果，隨着科技的發展，會被證明有「大用」於社會。以諾貝爾獎為例，據說被公認為世界最高基礎科學獎的三個獎項——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歷年的各獲獎項目，都是從「無用」變為「大用」。就以200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為例，三位獲獎者日本科學家下村修、美國科學家馬丁·沙爾菲和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因在發現和研究綠色螢光蛋白方面作出卓越貢獻而獲獎。其中年屆八十的日本科學家下村修，當年孜孜不倦地對水母進行觀察研究，於1962年從一種水母中發現了螢光蛋白。

當時就有人認為，研究水母、螢光蛋白沒什麼用，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的研究成果不受重視、不被肯定、沒有資源……但他絲毫不為所動，依舊堅持不懈地進行研究。後來馬丁·沙爾菲接下來繼續研究，進而發現綠色螢光蛋白本身就能發光；而錢永健又在研究改造綠色螢光蛋白中取得多項成果。如今，綠色螢光蛋白「已經成為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思念

晚飯後，一家人坐在客廳看電視，但沒有什麼好節目，於是我拿起一隻毛阿敏唱的影碟聽歌。當毛阿敏唱起《思念》的一曲時，我問小孫子，爺爺為什麼喜歡聽這一隻《思念》？七歲的小孫子馬上回答，爺爺思念逝去不久的媽媽！

好家伙，小孫子居然和爺爺心有靈犀一點通，知道爺爺的心事，點破爺爺的情思。老伴去世一年多了，我總是「忘不了」。每當家人團聚，每當節日聚餐，每每想起老伴。但為了不影響家人情緒，只能強作歡笑，但心裡頭總是悲苦「自家知」！

我常說自己是一個膽汁型的人，感情容易外露，情緒容易激動。特別是親人老友去世，我是情不自禁，既不能致悼詞，在靈堂也很難控制自己。親友尚且如此，何況至親的親人？小孫子也許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總覺得他有許多地方像我。我的優點，如比較聰明（不算自吹自擂吧）、想像力豐富、喜歡活動等等，都可以在小孫子的身上看到。也許缺點也有不少，這還是讓他人來評說吧。我有三個孫子，這個小孫子從出世至今，都在我的身邊，也許各方面對他的影響多一點。不過他的父親，我的小兒子，我覺得不太像我。

遺傳是有的，身教、言教更重要。我不知道孫兒們能學到我的哪些方面。至於我自己，先母曾多次提及，我的「頭髮和指甲」都像老父的。其實我跟老父相處的時間並不多。參加革命，先父避國民黨的通緝逃亡至泰國（暹羅），我和母親跟隨前往。後來在該地鬧革命，又再經暹羅政府逮捕遞解出境，幸母親通過華僑親戚疏通免於解至原籍汕頭，而來至三不管的香港。所以我在兒童時期就是個「香港仔」，在香港讀過小學、中學，又回到香港來「教書」。

《思念》，思念逝去的父母親，在自己有能力侍奉時卻未能盡孝；思念同甘苦而逝去不久的老伴，含辛茹苦養育三個兒女成人，卻不能享享晚年的清福。老伴去世未久，我已經覺得「太久太久」了。

現代生物科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它的幫助下，研究人員能夠看到以前所不能見的新世界，包括大腦神經細胞的發育過程和癌細胞的傳播方式等。它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已被世界公認。

對諸如此類「無用」變「大用」的科研成果，美國著名醫學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曾以近代數學奠基者之一、德國著名數學家高斯為例：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高斯所創造的非歐幾何學，都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沒有用」。可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沒有高斯的這項研究，相對論及其豐富的實用價值恐怕全部是泡影。由此他寫道：「近一兩百年間，全世界的專業學院在各自領域內作出的最大貢獻，可能不在於培養多少實用型的工程師、律師或醫生，而在於開展了大量看似無用的科學活動。從這些無用的科學活動中，我們獲得許多發現，它們對人類思想和人類精神的意義之重大，遠遠勝過這些學院建立之初力圖達成的實用成就。」

由「無用」到「大用」，對物來說主要靠認識、發現。而對人而言，卻要從兩個方面，即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來實現。也就是說，既需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認識、發現，更需要「無用者」自身刻苦努力，做出成績。拿鍾倩來說，儘管她的身體條件很差，但這些年來她刻苦攻讀，辛勤筆耕，孜孜不倦地進行文學創作，積極奉獻社會，終於用出色的成績來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了從「無用」到「大用」的轉變。而日本科學家下村修更是這樣，當他的研究成果不被重視、被視為「無用」的時候，他仍不灰心，不喪氣，不放棄；甘於寂寞，淡薄名利，矢志不渝地繼續進行研究攻關，終於用重大的科研成果奉獻於人類，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成功與輝煌。這些事例進一步說明，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別人的發現、扶持固然重要，但關鍵要靠自己。

「打鐵先要自身硬」。只有自己奮鬥不息，有了實力，創出成績，才能被社會認可，受他人尊敬，成為真正有益於社會的「大用」之人！

北海公園聯歡會

昨日
紀
陶然

到北京第六中學，還沒開始正規中學生活，就先和即將離校的歸僑學生聯歡，那地點就選在就近的北海公園。

出了校門，往左拐，沿着南長街往北走，沿街種有一排排槐樹作為行道樹，那裡有個汽車站，夏天時，我們曾在那裡的5路公共汽車站等車或下車，漫天槐花隨風飄落，拂了我們一身皆是。這條街並不長，那時沿路沒有什麼商舖，但有零星儲蓄所和合作社，到路口，南長街延伸成北長街，又交叉點有一間東城區圖書館，我曾到那裡去借外國小說看，但早已忘記是什麼俄國作品了。

北長街也不長，有一家北京女子第一中學，當時，男六中和女一中各為男中和女中，傳統上兩校的歸僑學生都會有一起活動的時候，比方有些節目必須男女配合才能進行。後來，逢五一、十一，天安門廣場都會有文藝表演節目，我們和女一中便被分派表演印尼舞，而我也濫竽充數，參加過八人集體舞。所以跟她們可以說有交集，但後來各奔西東，有的考上不在北京的外地大學，有的名落孫山，沒考上大

學，另謀出路，除了個別人都已經沒什麼聯繫。甚至同校幾位，在北京的，一個考進北京體育學院，一個考進北京商學院，一個考進北京林學院，一個考進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其他的，有的考進外地，有的沒進大學校門。除了個別交情好的，剛各找出路時有聯繫，後來各忙各的，漸漸也就失去音訊了。也許並非有意，但人生航船多變，等到想要撥亂反正時，早已不是初心。人事多變幻，並非個人能力所能掌控。

北長街有些高官官邸，比方陳雲。但並不公開，我只是聽北京同學說起。路過時不免張望，但外表看去並沒有什麼特別。還有班禪在北京的住所，也在北長街。但我們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同。北京有許多房子，外表看去，好像很一般，但一進去，才發現別有洞天。我們既然無緣內望，只好匆匆一瞥而過。

到北長街口，過馬路，便是北海公園了。那時，進北海公園似乎免票，要不就是五分錢，不記得了。進去，是新老歸僑同學聯歡，主旨是聯絡感情。其實他們馬上就要離開學校了，但形式上的東西還是要做。大家在草地上圍成

一個圓圈，有一個人蒙面背向大家，拉手風琴，圈內人開始傳手巾，忽然音樂一停，手巾在誰手中，誰就要被罰，表演一個節目才可以過關。我那裡見過這種場面？只好提心吊膽跟着，手巾傳到我手上時，還來不及脫手，那音樂偏偏乍然停下，全圈的手一起指向我，有人高聲叫道，扮狗叫！我一下懵了，下意識逃出圈外，鼠竄而去。徒留一個讓人取笑的笑話，其實我內心頗為抱歉。

雖然內心不足道，曾經歷的人應該都不會記得，但我卻不會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件小事。



■北海公園風景優美。 網上圖片